

《聊斋志异·雷曹》原文及翻译译文

1、《聊斋志异·雷曹》原文及翻译译文

《聊斋志异·雷曹》原文及翻译聊斋志异

原文：

乐云鹤、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长同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岁知名。乐虚心事之，夏亦相规不倦，乐文思日进，由是名并著。无何，夏连疫卒，乐以时恤诸其家。于是士大夫益贤乐。乐恒产无多，家计日蹙，乃叹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况于我？不如早自图也。”于是去读而贾。操业半年，家资小泰。

一日，客金陵，休于旅舍，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色黯淡，有戚容。乐推食食之，则以手掬啖，顷刻已尽。乐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复尽。遂命主人割豚胁，堆以蒸饼。又尽数人之餐，始果腹而谢曰：“三年，未尝如此饫饱。”乐曰：“君固壮士，何飘泊若此？”曰：“罪婴天谴；不可说。”问其里居，曰：“陆无屋，水无舟，朝村而暮郭耳。”

乐整装欲行，其人相从，乐辞之。告曰：“君有大难，吾不忍忘一饭之德。”乐异之，遂与偕行。途中曳与同餐。辞曰：“我终岁仅数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风涛暴作，估舟尽覆，乐与其人悉没江中。俄风定，其人负乐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时，挽一船至，扶乐入，嘱乐卧守，复跃入江，以两臂夹货出，掷舟中；又入之，数入数出，列货满舟。乐谢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还哉？”检视货财，并无亡失。益喜，惊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乐苦留之，遂与共济。

乐与归，寝处共之。每十数日始一食，食则啖嚼无算。一日，适昼晦欲雨，闻雷声。少时，乐倦甚，伏塌假寐。既醒，觉身摇摇然，不似塌上，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惊而起，晕如舟上，踏之，软无地。仰视星斗，在眉目间，遂疑是梦。细视星嵌天上，如莲实之在蓬也。以手撼之，大者坚不可动，小星摇动，似可摘而下者。拨云下视，则银河苍茫，见城郭如豆。俄见二龙夭矫，驾幔车来，车上有器，围皆数丈，贮水满之。有数十人，以器掬水，遍洒云间。忽见乐，共怪之。乐审所与壮士在焉，语众云：“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乐令洒。时苦旱，乐接器排云，遥望故乡，尽情倾注。未几，谓乐曰：“我本雷曹，前误行雨，罚谪三载。今天限已满，请从此别。”乃以驾车之绳万尺掷前，使握端缁下，飏飏然瞬息及地。视之，则堕立村外，绳渐收入云中，不可见矣。时久旱，十里外，雨仅盈指，独乐里沟浍皆满。(节选自《聊斋志异·雷曹》)

译文：

乐云鹤、夏平子，二人小的时候是同乡，大了又是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夏平子自幼聪明，十岁时就有文名。乐云鹤虚心地侍奉他，夏平子也认真地谏诤他，乐云鹤文思日见长进，从此和夏平子齐名。不久，夏平子染上疫病死去，乐云鹤按时接济他的家人。于是士大夫更加认为乐云鹤贤能。乐云鹤家产本来不多，生活日渐困难，他于是叹息道：“像夏平子那样有文才，尚且平庸无所作为地死了，何况我呢!不如早点作打算!”于是放弃读书，改做买卖。经营了半年，家境逐渐富裕起来。

一天，乐云鹤来到金陵，住在客店里休息，看见一人长得很高大，身上筋骨凸起，脸色黯淡，面带悲伤。乐云鹤把自己的饭推过去让他吃，他就用手抓着吃，一眨眼就吃了个净光。乐云鹤又给他加了两个人的饭，很快又吃完了。乐云鹤便让店主人割来一只猪腿，堆上一摞蒸饼。那人又吃了几个人的饭，这才吃饱肚子道谢说：“三年了，没曾吃这么饱过。”乐云鹤说：“你本是一个壮士，为什么漂泊流落到饭也吃不饱的地步呢?”那人回答说：“我的罪遭到上天责罚，不能说啊!”又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回答说：“陆地上没有我的屋，水面上没有我的船;早上在这个村，夜晚在那个镇了。”

乐云鹤收拾行装准备上路，那人在后面跟着他，乐云鹤向他告辞。那人说：“您有大难，我不忍忘记这顿饭的恩德。”乐云鹤感到奇怪，就与他一同上路。途中拉他一起吃饭。那人推辞说：“我一年只吃几顿饭。”乐云鹤更是感到惊奇。第二天，乘船渡江时，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滔天，江上的商船全部倾覆，乐云鹤和那人都掉进江里。一会儿风平浪静，那人背着乐云鹤踏着波浪钻出水面，把乐云鹤送到一只客船上，自己又破浪游去；过一会儿，他拉来一只小船，扶乐云鹤上去，嘱咐他躺在船上等着，又跳进江中，用两个胳膊夹着货物出水，扔在船上；然后又潜进江中。这样出入几次，捞出的货物摆满了小船。乐云鹤道谢说：“你救了我的命，我也很知足了，哪敢指望连货物都能失而复得呢？”检查货物钱财，一点也没丢失。乐云鹤更加高兴，惊异地认为他是神人。开船要走时，那人与他告辞。乐云鹤苦苦挽留他，于是跟他一起渡江。

乐云鹤带着那人返回家乡，吃住都在一起。那人十几天才吃一顿饭，要吃就吃得计其数。一天，正好天阴了要下雨，听到打雷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乐云鹤觉得非常困倦，伏在床上打瞌睡。醒来之后，觉得身子摇摇晃晃，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自己已在云海中，四周全是棉絮般的云朵。乐云鹤惊讶地站起来，头晕得像在船上。用脚一踏，软软的不是地面。仰头看看星辰，就在眼前，于是怀疑是在做梦。仔细一看，星星都镶嵌在天上，就像莲子嵌在莲蓬上一样。用手摇动，大星星牢不可动，小星星活动，像能摘下来。拨开云层往下看，就见银河苍茫，地面上的城市只有豆粒那样大小。一会儿看见两条龙屈曲环绕地驾着一辆车飞来，车上有些容器，周长都有好几丈，里面贮满了水。有几十个人，用器具从车上舀水，遍洒云间。忽然看见乐云鹤，都感到奇怪。乐云鹤仔细观看跟随他的壮士也在这些人里面，那壮士告诉众人说：“这是我的朋友。”说着，就拿过一个舀水的器具，交给乐云鹤，让他洒水。当时正好大旱，乐云鹤接过器具，拨开云朵，遥望着故乡的方向，尽情地舀水倾洒。过了一会儿，那人对乐云鹤说：“我本是雷曹，以前因为误了行雨，被罚到人间三年。现在期限已满，我们从此分别了。”于是把驾车用的万尺长的绳子，扔到乐云鹤面前，让乐云鹤握着绳子一头缒下去，嗖嗖地瞬间便到了地面。一看，正好落在自己村外，绳子渐渐收回云中，看不见了。当时天旱了很久，十里外的地方，仅下了一指雨，唯独乐云鹤的村里下得沟渠都满了。

2、《聊斋志异·武承休》原文及翻译译文

《聊斋志异·武承休》原文及翻译聊斋志异

原文：

武承休，辽阳人，喜交游，所与皆知名士。夜梦一人告之曰：“子交游遍海内，皆滥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难，何反不识？”问：“何人？”曰：“田七郎非与？”醒而异之。遂访其人，东村业猎者也。武敬谒诸家，见破屋数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悬布槛间，更无机榻可坐，七郎就地设皋比焉。武与语，言词朴质，大悦之。遽贻金作生计，七郎固辞不受。武强之再四，母龙钟而至，厉色曰：“老身止此儿，不欲令事贵客！”武惭而退，从人适于室后闻母言：“我适睹公子有晦纹，必罹奇祸。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武深叹母贤，然益倾慕七郎。

半年许，七郎为争猎豹，殴死人命，械收在狱。武以重金赂邑宰，又以百金赂仇主。月余无事，释七郎归。七郎见武，武温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疏，武喜其诚笃，厚遇之，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馈遗辄受，不复辞，亦不言报。

会武初度，宾从烦多，夜舍履满。武偕七郎卧斗室中，三仆即床下卧。二更向尽，七郎背剑挂壁间，忽自腾出匣数寸，铮铮作响，光闪烁如电。武惊起，七郎亦起，问：“床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厮仆。”七郎曰：“此中必有恶人。此刀购诸异国，见恶人则鸣跃，当去杀人不远矣。公子宜亲君子，远小人，或万一可免。”武颌之。七郎终不乐，辗转床席。

其时床下有名林儿者，武后为林儿所欺。诉官，邑宰以御史书不应，且为反诬。武无奈之，忿塞欲死。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儿被人裔割，抛尸旷野间。”武惊喜，意稍得伸。俄闻御史家讼其叔侄，遂偕叔父武恒赴质。宰不听辨，欲笞恒。操杖隶皆仇家走狗恒又老耄签数未半奄然已死遂舁叔归哀愤无所为计。因思欲得七郎谋，而七郎终不一吊问。窃自念待伊不薄，何遽如行路人？遣人探索其家，至则扃鐍寂然，邻人并不知耗。

一日，某弟方在内廨，与宰关说，值晨进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释担抽利刃直奔之。宰大惊，窜去。樵人犹张皇四顾。诸役吏急阖署门，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刭死。纷纷集认，识者知为田七郎也。宰惊定，始出验，见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方停盖审视，尸忽然跃起，竟决宰首，已而复踣。衙官捕其母子，则亡去已数日矣。

(节选自《聊斋志异》，有删改)

译文：

武承休，是辽宁辽阳县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所交往的都是些知名人物。在夜里梦见一个人告诉他说：“您的朋友遍天下，都不过是滥交罢了。惟有一人可以和您共患难，怎么反而不去结识呢？”武承休问道：“他是谁呀？”那人说：“不就是田七郎吗？”武承休醒来感到很奇怪。于是四处访求这个人，(知道)田七郎是东村一个打猎的。武承休恭敬地到田七郎的家里寻访到他，武承休见院内有几间破屋，用木岔支着墙壁。进了一间小屋，看到一些虎皮、狼皮悬挂在柱子上，也没有板凳椅子可坐。七郎就地铺虎皮代替座位。武承休和他谈起话来，听他的言语很朴实，非常喜欢他。立即送给他一些银子过日子用。七郎坚决推辞不接受，武承休强让了好多次，这时田母老态龙钟地来到前面，很严厉地说：“老身只有这一个儿子，不想叫他侍奉贵客！”武承休很羞惭地退了出来。随从恰好在房屋后面听到田母说：“我刚才看到公子脸上有晦气，必定会遭遇离奇的灾祸。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贵重的礼物，不详，恐怕将来要用死报答他了。”武承休深深赞叹田母的贤能，然而也越加倾慕七郎。

过了半年多，田七郎因为与人争夺一只豹子，殴死人命，被抓进官府里去了。武承休拿很多的银子贿赂县令，又拿一百两银子赠送死者的家庭。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事了，七郎才被释放回家。七郎见到武承休，武承休用温暖的话语安慰他，七郎只是恭顺地答应着，家人都怪七郎粗疏，而武承休却喜欢他忠实厚道，愈加厚待他，自这以后，七郎常常在武家一住好几天。赠送他东西就接受，不再推辞，也不说报答。

适逢武承休过生日，这一天宾客仆从非常多，夜间房舍里全住满了人。武承休同七郎睡在一间小屋子里，三个仆人就在床下铺稻草躺卧。二更天将尽的时候，七郎原先挂在墙壁上的佩刀，这时忽然间自己跳出刀鞘好几寸，发出铮铮的响声，光亮闪烁如电。武承休惊起。七郎也起来，问道：“床下躺的都是些什么人？”武承休回答说：“都是些仆人。”七郎说：“其中必定有坏人。这刀是从外国买回来的，只要碰见坏人它就鸣叫着跳出刀鞘，应该离杀人不远了。公子应当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也许能避免灾祸于万一。”武承休点头同意。七郎始终闷闷不乐，在床席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

当时床下有一个名叫林儿的，后来武承休被他欺辱。告到官府，县令因为御史写来的书信没满足武承休的要求。武承休反被林儿污蔑。武承休拿他没有办法，忿恨填胸，气得要死。过了一夜，忽然有家人来报告说：“林儿被人碎割成肉块，扔到野外了。”武承休听了又惊又喜，心情稍微得以舒展。不一会儿又听说御史家告了他和叔叔杀人，于是便和叔叔同赴公堂对质。县令不容他俩辩解，要对武恒动杖刑。拿棍杖行刑的差役都是官宦人家的走狗，武恒又年老，签数还没打到一半，就已气绝。武承休于是把叔叔抬回了家，他悲愤欲绝，一点办法也没有。想和七郎商议一下，而七郎却一直不来吊唁慰问。他暗自想：对待七郎又不薄，怎么竟如同不相识的路人呢？于是派人到田家探询。去了一看，田家锁门闭户寂静无人，邻居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有一天，御史弟弟正在县衙内宅，与县令通融说情。当时正是早晨县衙进柴草和用水的时候，忽然有个打柴的人来到了跟前，放下柴担抽出一把快刀，直奔他俩而来。县令见状大惊，抱头鼠窜而去。打柴人还在那里四顾寻找。差役吏员们急忙关上县衙的大门，拿起木棍大声疾呼。打柴人于是用刀自刎而死。役吏们纷纷凑过来辨认，有认识的知道这打柴人就是田七郎。县令受惊以后镇定下来，这才出来复验现场。见田七郎僵卧在血泊之中，手里仍然握着那把快刀。县令正要停下来仔细察看一下，七郎的僵尸忽地一下跃起，竟然砍下了县令的头，随后才又倒在地上。县衙的官吏派人去抓田七郎的母亲和儿子，但祖孙二人早已逃走好几天了。

《聊斋志异·武承休》

3、《聊斋志异·张诚》原文及翻译译文

《聊斋志异·张诚》原文及翻译聊斋志异

原文：

豫人张氏者，其先齐人。明末齐大乱，妻为北兵掠去。张常客豫，遂家焉。娶于豫，生子讷。无何，妻卒，又娶继室牛氏，生子诚。牛氏悍甚，每嫉讷，奴畜之，啖以恶食。且使之樵，日责柴一肩，无则挞楚詈诅，不可堪。隐畜甘脆饵诚，使从塾师读。

诚渐长，性孝友，不忍兄劬⁽¹⁾，阴劝母；母弗听。一日，讷入山樵，未终，值大风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馁，遂负薪归。母验之少，怒不与食。饥火烧心，入室僵卧。诚自塾中来，见讷嗒然，问：“病乎？”曰：“饿耳。”问其故，以情告。诚愀然便去，移时，怀饼来食兄。兄问其所自来，曰：“余窃面倩邻妇为者，但食勿言也。”讷食之，嘱曰：“后勿复然，事发累弟。且日一啖，饥当不死。”诚曰：“兄故弱，恶能多樵！”次日食后，窃赴山，至兄樵处。兄见之，惊问：“将何作？”答曰：“将助采樵。”问：“谁之使？”曰：“我自来耳。”兄曰：“无论弟不能樵，纵或能之，且犹不可。”于是速归之。诚不听，以手足断柴助兄。且曰：“明日当以斧来。”兄近止之。见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归，我即以斧自刭死！”诚乃归。兄送之半途，方回复樵。既归，诣塾嘱其师曰：“吾弟年幼，宜闲之。山中虎狼恶。”师曰：“午前不知何往，业夏⁽²⁾楚之。”归谓诚曰：“不听吾言，遭师责矣！”诚笑曰：“无之。”明日，怀斧又去。兄骇曰：“我固谓子勿来，何复尔？”诚弗应，刈薪且急，汗交颐不少休。约足一束，不辞而还。师笞之，乃实告焉。师叹其贤，遂不之禁。兄屡止之，终不听。

一日，与数人樵山中，歎⁽³⁾有虎至，众惧而伏。虎竟衔诚去。虎负人行缓，为讷追及。讷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寻逐，痛哭而返。众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犹夫人之弟；况为我死，我何生焉！”遂以斧自刎其项。众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许，血溢如涌，眩瞀殒绝。众骇，裂其衣而束之，群扶以归。母哭骂曰：“汝杀吾儿，

欲齮(4)颈以塞责耶!”讷呻云：“母勿烦恼，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创痛不能眠，惟昼夜倚壁而哭。父恐其亦死，时就榻少哺之，牛辄诟责。讷遂不食，三日而毙。

(节选自《聊斋志异·张诚》，有改动)

【注】(1)劬(qù)：劳苦。(2)夏：亦作“榎”，木名。(3)歔(xū)：忽然。(4)齮(lí)：割。

译文：

河南人张某，他的先祖是山东人。明朝末年，山东大乱。张某的妻子被北方兵抓走了。张某本人经常客居河南，就在那里安了家。张某在河南娶妻。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张讷。不久，第二个妻子死了，张某又娶牛氏做继室，生了个儿子张诚。牛氏性情很凶悍，她总是嫉恨张讷，把他当奴仆养活，拿最差的饭菜给他吃，却给他每天砍一担柴的任务。张讷完不成任务就要鞭打或责骂，简直叫人难以忍受。牛氏总是把好吃的东西悄悄地给张诚吃，让他到私塾读书。

张诚一天天长大了。他性情孝敬父母友爱兄长，不忍心看着哥哥辛苦，常常私下里劝母亲(不要那样对待哥哥)，母亲不听。有一天，张讷上山砍柴，但一担柴没砍够，遇到风雨大作，他只好跑到岩石下躲雨。等到雨停时，天色已晚，而且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就背着先砍的那点柴走回家。继母一看他的柴不够，很生气，不给他饭吃。张讷饿得揪心，便进房躺在床上。张诚从私塾放学回来，见哥哥神色不好，便问他：“生病了么？”哥哥说：“太饿了。”张诚问哥哥是什么缘故，张讷便把实际情况说了一遍。张诚听了以后很难过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怀揣着炊饼来给哥哥吃。哥哥问他炊饼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家里偷了些面粉，请邻居家的妇女做的。你只管吃，不要说出去。”张讷吃了饼，叮嘱弟弟说：“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事情被发现，会连累你的。何况一天吃一顿饭，不会饿死人的。”弟弟说：“你的身体本来就单薄，怎么能砍那么多柴呢？”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张诚便偷偷地进了山，来到哥哥打柴的地方。哥哥看见他，大吃一惊。问：“你来干什么？”张诚说：“帮哥哥你砍柴。”哥哥又问：“谁让你来的？”他说：“我自己来的。”哥哥说：“且不说弟弟不能砍柴，纵使能砍柴，还是不能去做。”于是让张诚赶快回家。弟弟不听，并用手和脚折断树枝帮助哥哥，他一边做，一边说：“明天我要带把斧子来。”哥哥上前去阻止他，发现他手指已被划破，鞋子也被扎破。于是悲伤地说：“你不马上回去，我就用斧子砍死自己。”张诚这才回家。哥哥送他走了一半路程，才返回山上继续打柴。砍柴回家后，他又跑到私塾对老师说：“我弟弟年纪小，请老师严加管教，因为山中老虎豺狼很

凶恶。”老师说：“不知道他今天中午前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已责问过他。”张讷回来后对张诚说：“不听我的话，被老师责罚了吧？”张诚笑着说：“没有的事。”第二天，张诚带把斧头又上山去打柴。哥哥惊讶地说：“我本来对你说过不要来，你怎么又来了？”张诚默不作声，只是急急忙忙砍柴，汗水流到脸上也不休息。砍满一担柴后，他不跟哥哥打招呼就下山了。老师又要责打他，他才向老师讲了实话。老师赞叹他贤明，便不再禁止他帮哥哥打柴。哥哥多次阻止他，他一直不听。

有一天，张诚和几个人在山上打柴。突然，来了只老虎。众人都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老虎竟然把张诚给叼走了。老虎嘴里叼着个人，走起路来自然要比平常慢，被张讷追上了。张讷用力用斧头砍去，砍中了老虎的后腿。老虎感到疼痛狂奔而去，张讷不能追赶上，哭着回来了。众人安慰他，他哭得越发悲伤，说：“我的弟弟，不同于众人的弟弟，况且(他)是为我死的，我怎么还能活着呢!”(张讷)于是用斧子砍自己的脖子。大家赶紧抢救他，斧子已在脖子上砍进一寸深的刀口，鲜血奔涌，眼看着就不行了。众人惊骇，撕掉他的衣服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一起扶他回了家。他继母哭着骂他说：“你杀死我的儿子，想砍自己的颈子来搪塞吗?”张讷呻吟着说：“母亲您不必烦恼。弟弟死了，我一定不会活下去的。”他躺在床上，疼痛难忍，夜里也睡不着，只是整日整夜靠着墙哭泣。他父亲担心他也会死，经常到他的床前略微喂点东西给他吃，牛氏就又骂个不休。张讷就不吃饭，三天就病死了。

《聊斋志异·张诚》

4、《聊斋志异·赵公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聊斋志异·赵公传》原文及翻译聊斋志异

原文：

赵公，湖广武陵人，官宫詹，致仕归。有少年伺门下，求司笔札。公召入，见其人秀雅，诘其姓名，自言陆押官，不索佣值。公留之，慧过凡仆。往来笺奏，任意裁答，无不工妙。主人与客弈，陆睨之，指点辄胜。赵益优宠之。

诸僚仆见其得主人青目，戏索作筵。押官许之，问：“僚属几何？”会别业主计者约三十余人，众悉告之数以难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仓卒不能遽办，肆中可也。”遂遍邀诸侣，赴临街店。皆坐。酒甫行，有按壶起者曰：“诸君姑勿酌，请问今日谁作东道主？宜先出资为质，始可放情饮啖；不然，一举数千，哄然都散，向何取偿也？”众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无谓我无钱耶？我固有钱。”乃起，向盆中捻湿面如拳，碎掐置几上，随掷遂化为鼠，窜动满案。押官任捉一头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顷刻鼠尽，碎金满前，乃告众曰：“是不足供饮耶？”众异之，乃共恣饮。既毕，会直三两余，众秤金，适符其数。

众索一枚怀归，白其异于主人。主人命取金，搜之已亡。反质肆主，则偿资悉化蒺藜。仆白赵，赵诘之。押官曰：“朋辈逼索酒食，囊空无资。少年学作小剧，故试之耳。”众复责偿。押官曰：“某村麦穗中，再一簸扬，可得麦二石，足偿酒价有余也。”因浼一人同去。某村主计者将归，遂与偕往。至则净麦数斛，已堆场中矣。众以此益奇押官。

一日赵赴友筵，堂中有盆兰甚茂，爱之。归犹赞叹之。押官曰：“诚爱此兰，无难致者。”赵犹未信。凌晨至斋，忽闻异香蓬勃，则有兰花一盆，箭叶多寡，宛如所见。因疑其窃，审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须窃焉？”赵不信。适某友至，见兰惊曰：“何酷肖寒家物！”赵曰：“余适购之，亦不识所自来。但君出门时，见兰花尚在否？”某曰：“我实不曾至斋，有无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赵视押官，押官曰：“此无难辨：公家盆破有补缀处，此盆无也。”验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颇多，今屈玉趾乘月往观，但诸人皆不可从，惟阿鸭无害。——鸭，宫詹僮也。遂如所请。公出，已有四人荷肩舆，伏候道左。赵乘之，疾于奔马。俄顷入山，但闻奇香沁骨。至一洞府，见舍宇华耀迥异人间，随处皆设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兰一种约有数十余盆，无不茂盛。观已，如前命驾归。押官从赵十余年，后赵无疾卒，遂与阿鸭俱出，不知所往。(选自《聊斋志异》)

译文：

赵公，是湖广武陵县人。曾在太子宫中做过詹事官，年老后退休还乡。一天，有个少年人来到赵公门口，恳求赵公收留他掌管文书。赵公将他叫进屋，见他生得文雅秀气，便询问他的姓名。少年人自称叫陆押官，还说情愿不要工钱，赵公便留下了他。陆押官非常聪明，胜过其他仆人。赵公的往来书信，他随便一写，便无不精妙；有时主人和客人对弈，他在一边看看，一指点，主人就赢了。赵公因此更加宠爱他。

其他仆人见他得到主人的青睐，便闹着要他请客。陆押官答应了，问道：“共有多少同事？”正好赵公田庄里的管家们都来了，一下子聚集了三十多人。大家便把这些人也算进去，想为难为难他。陆押官说：“这太容易了。但客人太多，仓促间来不及现办酒席，我们到酒店去吧！”于是，遍请同事们，到临街一家酒店去。大家进店坐下后，酒菜马上就上来了。刚要开始喝，有个人一把按住酒壶，站起身说：“大家先不要喝。请问今天谁是东道主？应当先拿出钱抵押在这里，大家才能开怀痛饮。不然，最后一下子花掉上千钱，大家一哄而散，跟谁要钱去？”大家听了，一齐看陆押官。陆押官笑着说：“莫不是以为我没钱吗？我本来就有钱！”说着起身向面盆中抓了一块拳头大小的面团，又一点一点掐下来扔到桌子上；小面团随扔随变成了老鼠，满桌子乱窜。陆押官随便捉住一只老鼠，用手一裂，哧地一声肚子破了，取出一小块银子；再捉一只，又取出块银子。顷刻之间，老鼠都捉完了，碎银摆满了桌面。陆押官对大家说：“难道这些钱还不足以供大家喝酒吗？”众人见了，大感惊异。于是一起痛饮。喝完酒，算了算帐，

花了两两多银子。大家再称称桌上的碎银，刚好符合这个数目，不多不少。

有个人便要了一枚碎银揣在怀里，回去后跟主人禀报这件奇异的事。主人听了命他拿出银子来看看，他忙往怀里一摸，银子却没有。于是他又回酒店去告诉店主，店主一看，那些碎银都变成了蒺藜。仆人回来把这事又告诉了主人。赵公便询问陆押官是怎么回事。陆押官说：“朋友们逼着我请客喝酒，我正好口袋里没钱，小时候学了点小戏法，所以现在试了试。”大家又要他还酒店钱，陆押官说：“某处田庄有个麦穰垛，再去扬扬场，可得两石小麦，足以偿还酒钱了！”于是他央求一个人同去。正好那座田庄的管家要回去，便和陆押官一路同行。一到场中，只见几斛收拾干净的小麦已堆在那里了。众人由此对他更加感到惊奇了。

一天，赵公去一个朋友那里赴酒宴。朋友家堂屋中有盆兰花，开得十分茂盛。赵公见了非常喜欢，回来后还在赞叹不已。陆押官说：“大人如真喜欢这盆兰花，也不难弄来。”赵公不太相信。第二天凌晨，赵公到书房中去，忽闻异香扑鼻，一盆兰花赫然入目。箭叶的多少跟在朋友家看到的那盆完全一样。赵公怀疑是陆押官偷来的，便询问他。陆押官说：“我家里养的花，有成百上千盆，何须偷呢？”赵公不信。正好那个朋友来了，见了兰花惊异地说：“怎么这么像我家的那一盆！”赵公说：“我刚买了来，也不知这盆花出自哪里。只是你出门的时候，见你的那盆兰花还在吗？”朋友说：“我来时没去书房，那盆花还在没在，实在不知。但如果这盆是我的，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呢？”赵公听了，眼睛盯着陆押官。陆押官说：“这很好分辨：您家的那盆兰花，盆子破了，有修补的地方；这盆却没有。”大家一检查，果然不错。到了夜晚，陆押官告诉主人说：“刚才我说我家有很多花卉，现在请您前去，乘月观赏。但别的人不能跟随，只有阿鸭可以去。”阿鸭，是赵公的童仆。赵公听从了。一出门，已有四个人抬着顶小轿，等在路边。赵公坐上后，只觉轿子走得比马跑得还快。一会儿，便进入一座深山。但闻异香扑面，沁入骨髓。来到一个洞府，见房屋非常华丽，一点也不像是人间。到处都装饰着花石，一盆盆奇花异草，流光溢彩，散发出阵阵香气。仅兰花一种，就大约有几十盆，都开得非常茂盛。欣赏完后，仍如来时那样乘轿返回家来。后来，陆押官跟随了赵公十几年。赵公无病去世后，陆押官便和阿鸭一同走了，谁也不知去了哪里。

《聊斋志异·赵公传》

5、《聊斋志异·耳中人》原文及翻译译文

《聊斋志异·耳中人》原文及翻译聊斋志异

原文：

谭晋玄，邑诸生也。笃信导引之术，寒暑不辍。行之数月，若有所得。

一日方趺坐，闻耳中小语如蝇，曰：“可以见矣。”开目即不复闻；合眸定息，又闻如故。谓是丹将成，窃喜。自是每坐辄闻。因俟其再言，当应以规之。一日又言。乃微应曰：“可以见矣。”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长三寸许，貌狞恶，如夜叉状，旋转地上。心窃异之，姑凝神以观其变。忽有邻人假物，扣门而呼。小人闻之，意甚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

谭觉神魂俱失，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颠疾，号叫不休，医药半年，始渐愈。

译文：

谭晋玄，是县里的一名生员，十分信奉导引养身的道法，暑去寒来也不暂停。练习了几个月，觉得好像有点心得。一天正在打坐的时候，听见耳朵里面有人像苍蝇鸣叫似的那样小声说话，说：“可以看见了。”他张开眼睛就不再听见了；闭上眼睛凝神定息，又听见了刚才的声音。自以为是内丹快要炼成了，心中暗暗高兴。从此每次打坐就能听见。于是就打算等耳中人再次说话，就答应一声以便偷看一下他的样子。一天耳中人又说话了。于是他就微微的答应说：“可以看见了。”一会儿他就觉得耳朵里微风吹似的有东西出来了。稍微睁开眼睛斜看他，原来是大约三寸长的小人儿，面貌狰狞凶恶，就像个夜叉似的，旋转着来到了地上。他心里感到很奇特，却依然凝神不动看看他们再有什么动静。忽然邻居要来借东西，敲门大声呼喊。小人儿听见了，神情害怕起来，在屋里面打着圈儿跑，就像迷失了洞穴的老鼠。谭晋玄觉得就好像丢失了魂魄一般，也不知道小人儿到哪里去了。从此得了疯癫的毛病，整天呼号不停，吃了半年左右的药，病情才慢慢好起来。

《聊斋志异·耳中人》

6、《聊斋志异·王子安》原文及翻译译文

《聊斋志异·王子安》原文及翻译聊斋志异

原文：

王子安，东昌名士，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忽有人白：“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醉，诳而安之曰：“但请睡，已赏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场毕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又诳之如前。又移时，一人急入曰：“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果见二人拜床下，衣冠修洁。王呼赐酒食，家人又给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家人笑曰：“暂卧候，寻他去。”又久之，长班果复来。王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长班怒曰：“措大无赖!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王怒，骤起扑之，落其帽。王亦倾跌。

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长班可恶，我故惩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犹记长班帽落。寻至门后，得一缨帽如盏大，共疑之。自笑曰：“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矣。”

异史氏曰：“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惆怅，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縶之獠。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顷刻万绪，想鬼狐窃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床头人醒，宁不哑然失笑哉？顾得志之况味，不过须臾；词林诸公，不过经两三须臾耳，子安一朝而尽尝之，则狐之恩与荐师等。”

(选自《聊斋志异》)

译文：

王子安是东昌府的名士，一直科场失意。一次，进入考场后，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到接近放榜时，他痛饮大醉，回来躺在卧室中。忽然有人说：“报马来了。”王子安踉踉跄跄地起来说：“赏钱十千！”家人因他喝醉，就骗着安慰他说：“你只安心睡觉吧，已经给过赏钱了。”王子安便睡了。过一会儿又有人进来说：“你中进士了！”王子安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没有进京参加进士考试，怎能考取进士呢？”那人说：“你忘了吗？三场都考完了。”王子安大喜，起来大喊：“赏钱十千！”家人又像先前那样哄骗着他。又过不久，一个人急急地走进来说：“你殿试后出任翰林，长班在此恭候。”果然看见二人跪在床下，衣冠整齐洁净。王子安喊赐给他们酒食，家里人又哄着他，暗自笑王子安喝醉了。过了好一段时间，王子安心想，既然高中了就不可不到乡里炫耀一番，大喊长班，喊了几十遍没有人答应。家里人笑着说：“你先躺着等候，我们去寻找他。”过了许久，长班果然又来了。王子安捶床跺脚，大骂说：“你这蠢奴才去了哪里！”长班发脾气说：“臭无赖！先前同你开个玩笑，你当真以为中了，在这里骂人呀？”王子安发怒了，突然跳起来打他，打落了他的帽子。王子安自己也跌倒了。妻子进来，扶他起来，说：“怎么醉成这样子！”王子安说：“长班太可恶，我所以惩罚他，哪里醉了。”妻子笑了，说：“家里只有我这老婆子，白天给你做饭，晚上给你暖脚，哪里有长班，伺候你这把穷骨头？”儿女听说都笑了起来。王子安的醉意稍解，突然感到如梦初醒，才发现先前之事都是假的。但还记得长班的帽子被打落在地上。一直找到后门口，才找到一个像酒盏大小的红缨小帽，都感到怀疑。王子安自己嘲笑说

“过去有人被鬼嘲笑，我今天被狐狸戏弄了。”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77061000156010014>